

庶齋老學叢談一冊全

雜家

錢鈔老學叢談





庶齋老學叢談上



從任節臺明州判官致仕感

如梓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子我

太祖皇帝經畧中原以飛渡



命之符



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 御營搯元問罪西域平注

云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昔我

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闐先祖中書令

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二目如炬鱗身五

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仍依所

言 則言此天降神物預言吉徵也

聖朝開創之初雪不解那顏為領軍霸都侍衛

睿宗西征武勇無敵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汴降令棠陰如故
憲宗在位以公之子兀良合台為征蠻大元師子阿朮佐之統
兵繇蜀道征大理交趾幹腹湖廣南方震驚甲寅年雲南諸
國三十七部金齒烏蠻等悉皆歸附至己未年

世祖渡江元帥父子七八年于外方會合班師至元十一年
上命伯顏丞相統兵過江阿朮平章首渡南岸朮附鄂州沿江
諸郡次年秋七月平章拜左相奉

詔分兵鎮遏揚州次年秋兩淮州郡續續歸附惟
公三世開疆拓土戰勲為多令雲南立行省宣司路府州縣
置官署吏聲教所及舉為化內皆

丞相父子之功曩使臣回自交趾諸夷懷慕猶問平安

先帝推恩三世俱封河南王謚忠定武毅武定今河南省

丞相吉公武定王之子亦已封王

詔書褒美卓冠古今

王之子集賢學士南谷公以世其家

天之報於元勲者功名富貴傳之子孫無窮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為諫者數人耶律丞相獨不

諫曰此舉必取今諫者日後定羞了而皮公明天文知氣運

曆數而然

王元禮
即中說

耶律文獻公子中書令湛然居士孫丞相雙溪曾孫宣慰柳

世皆有文集共百卷行于世柳溪在揚日委草丞相行

狀嘗觀劉後村狀真西山行寔奏穆陵謂耶律某建平南之策于時已有此議中書令

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六七年有西游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公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為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

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不刺南有陰山東西千里

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樹陰翳翳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自林檎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口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朶即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盞城八普城可傘城芭攬城苦盞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盃渴中之尤物也芭攬城邊皆芭攬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寔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若盞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與附庸城十數此城渠前常殺命使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訛打刺

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以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為勝槩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釀酒有桑不能蚕皆服屈昫以白衣為吉以青衣為喪服故皆衣白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若蓋訛打刺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捷城梭里檀世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磚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二熟炎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即

鎔鑠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於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印度西北有可弗义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馬以蜜為釀此國晝夜長促羊腴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义去印度亦等雖縈迂曲折不為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中府詠其風景云開尊傾美酒擲網得新魚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冬却有雷園林無畫處花木不知名衝風磨舊麥縣碓杵新粳西人用風磨如

南方水磨春則懸杵春月花渾謝冬天草又生每春忘舊閨
隨月出新年強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食飯秤斤賣金銀用
麥分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救旱河為雨無衣攏種羊余
嘗閱唐會要有攏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公自注西人不
計閨又贈高善長詩云一住十餘年物我兩相忘

許獻臣僉事說盜吉刺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煮羊膊熟日
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徃任斷事官親見之此亦符唐史骨利
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
中繞北極之下以為晝夜信而有證劉夢得蘓子瞻皆有羅
浮夜半見日詩恐此山止與彼對但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也
張槁輒先生寓輒相公父也有雜錄云鳳翔古雍州秦穆公羽

陽宮故基存焉其有瓦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
之方僅數寸貯以囊雖兵革患難至於飲食坐臥未嘗少離
其好古一至於此近有士人得一硯於湖南上有此四字持
以問余舉此告之仍以寶刻叢書證之陰字在硯之左字畫
奇古非銅雀所能及屢見銅雀硯皆有陽字紀建安十三年
造嘗聞其上著人瓦甚大每片可為四硯則平日所見皆偽
也荆公詩亦嘗辨之

寓輒先生說八作司見收星落石一塊色白如玉大如鴉卵上
有篆字十餘不可識即其文於書帙上余閱筆談常州治平
元年有聲如雷星大如月再震而移三震而墜久之視其所
乃得一丸石其大如拳其色如鉄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

有黑白何邪

易辭最多或以下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可曉聖人之言其語同則其說同元亨利貞乾坤屯隨臨革無妄七卦辭也如何獨於乾為四德餘卦則不然辭同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是魯穆姜釋隨卦辭歐陽公童子問反覆詳盡蓋欲釋學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說云人自有合讀底書其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聖王崇詩書禮樂以造士未嘗言易是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其枉費許多年工夫

說易者每引連山歸藏不知其為偽書隋史劉炫聰明博學牛弘購求天下遺書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

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告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藏隋志易序云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取備殷易之缺觀此又安知其非偽邪蔡季通已嘗說連山歸藏不傳

康節言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間易道存焉

先儒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足迹下盤旋康節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者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為不如此然宗之者衆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戴岷隱諸公皆是此說或以為無所謂例無所謂褒貶夫子據魯史直筆而書

此說晦庵亦曾說了或以為六經所書皆寅正平王東遷後以子為正魯亦以子為春或以為正月非正月也不書王無以知其為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謂其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

左氏晦庵以為楚人項平庵以為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知魯氏事公穀則受學於孔門弟子者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今經之日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千載之下憑空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鄢陵克敵而還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難將作矣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

昭公二十五年公孫子齊次于陽州叔孫昭子自闕歸季平子

呼子猶顛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之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昭子恥於見欺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於患見幾而作可謂勇矣皆卒于戊辰之日異執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

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令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泓之戰傷股而卒用之者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也

左氏注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記睢水有妖神廟

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其後果逐昭公

十一年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後於乾谿自縊

左氏載息夫人事為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故王維詩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舊不言長掩淚只緣翻恨有容華杜牧云細腰宮裡露桃新脉脉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媯既為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間已非一夕安得未言晉景公病將食麥張如廁陷而卒國君病何必如廁假令如廁豈能遽陷而卒此皆文勝其實良可發笑

叔孫豹違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生子曰豎牛朱溫略地宋亳與遂旅婦人野合而生友珪後二人為二子殺身破家二事却相類余閱世似此者多不能謹一時之獨遠足貽千載之笑朱三盜賊固足責而謂叔孫穆子為之乎

左氏載止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莊子云止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左氏作僂偃莊子作偃僂其文頗順林竹溪云偃背曲僂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權竿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信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適竈烏知天道遂不與鄭不復火二
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將早秋
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梓竈之言有不中

前輩謂井田之法如畫碁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
不可行於後世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
掩書上田有曰度山林鳴藪澤町源防井衍沃東萊先生曰
原防之間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為小頃町至衍沃平
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碁局之畫哉
近觀石洞紀聞有曰方里而井是一里畫為一井古人所井
者只是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處如何井得想江南只
用貢法為掩之說偶忘之矣

源作原

已作已

陳后山謂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陽是也降水安陽河是也大陸
邢州鉅鹿洎也九河者分為支流逆河者為潮水逆行余以
近世書解考之九河逆河包淪入海不可尋考又以今日觀
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謂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名沙
河其西北猶有瓠岡

禹貢三江余於嘉定集已嘗言之中江為震澤嘗傳同叔謂禹
塞之今東垣是也余謂使禹塞之書必不曰東為中江入于
海必塞之於後世嘉定交代貢仲堅謂錢王塞之其說有理
王據西浙時多興水利

書之百篇倭國猶有本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
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湯東

澗跋日本僧務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托外國本以備考今北峯之子行果為予言務未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歸摸其國中本遣高第僧護行以送吳越知舊中流失舟務以喪其弟子誤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劉元城先生云書臯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教逸欲有國引漢書為證又曰六經中似此等甚多鄭夾漈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藝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著易舉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予以見學無止法

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引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蒂竹灌以脂膏焚之煙焰灰燼殊為不經古制必不如是學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設燈炬木燭為佳木燭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鉄盤然以膏油若以松蒂竹百枚纏束之炬火也非燭也又據字書樺字以其皮卷之裹松脂然以為燭此却有理勝纏竹蒂矣

齊地有虫類蚘蚘大者人謂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即蚘蚘之大者也故謂蚘而後充其標者也

王濬南曰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不盡于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于太過也

史記初看竊怪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看子由古史刪除簡當固為奇特然稱太史公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又怪其貶之太過况是時書籍未備諸子雜行有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為紀傳其法一本於書後世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襍贊其高古簡妙殆是模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近年得溍南經史辨惑論史記者十一卷採摭之誤若干取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字語冗複若干文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瑕摘疵畧不少恕且有遷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王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不同及觀晦庵先生語類云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麗率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彙

又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紀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先生之說察而恕矣又以衆說質之本傳其與任安書明說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遠會此禍觀此則為未脫彙明矣責之者諒此可矣

班固嘗識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以此論為不然謂遷感當世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彫弊不若文景尚黃老清靜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用法深刻臣下當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自贖交游莫援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歎無朱家之倫不能脫

已於禍其羞貧賤者自傷以貧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
死於市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路史秦皇王氏注春秋命曆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
千歲分為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
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
而及太素冥筮此道之根本也嘗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
節皇極經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即位之
年甲辰已在午又舉以問——一則輩云路史不足觀僅可
糊壁余聞之矍然視其引援該博無書不讀且文字奇古未
易及也嘗博齋為作傳叙其述作非止一書博學如斯古今
有幾此語甚失忠厚之意

皇王大紀自人皇氏以後所叙世氏與路史不同其述作之法
本乎康節以易書詩春秋為據謂康節之數精極天地必不
妄以堯即位甲辰為準用之以表時序庶可傳信此書五
峯先生成於紹興辛酉路史羅先生於乾道庚寅成

范曄暉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馭歷並有名前代泰能使王弘
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康為逆被誅籍其家樂器服玩並皆珍
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止單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
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曄見妻則笑見母呼母泣而曄無言見
妓妾乃悲涕流連是為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書
安得大手筆重為修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喪朋友諸臣
未有出涕內人皆行哭失聲其母以為必多曠於禮據其林

而不哭暉之誅不足塞其罪

晉史多幽冥鬼怪繆妄之言取諸幽冥錄搜神記等書不知誠有其事乎

宋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謝僑肱之族嘗一朝乏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賈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孫子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注曰拳與秦同攘臂繩也今冒袖手圍言解圍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用秦也然下句已有救圍者不搏檄上句恐別有意或如龍其遂亂繩之說與人圍者何暇先用袖圍然史記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捲子由古史亦然

先賢云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須放它入來者有

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

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令考之史項王坑降卒

二十萬於新安之後方破關入秦漢王忌王漢中出定三秦

至彭城之戰父母妻子方在楚入關時尚在沛懷王之說亦

恐未然子嬰降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以能寬容

且殺降不祥沛公重德於懷王何有嫌疑項王弑義帝漢王

為發喪告諸侯伐楚王說甚失照管因筆於此

前漢書有刑法志無兵志後漢書刑法志亦無隋晉書俱有刑

法志唐書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主定計堰淮水灌壽陽調

役夫及戰士共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嶧石依岸築土合積中流十四年四月將成而復壞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鉄乃運鉄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令久伐木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十五年四月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掬三百里沿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將攻堰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此達理之論也近年吉水周衡齋著通鑑論斷歸咎於張豹之不修堰乎豈真有所見不幸而言中余謂周公未嘗至淮不知淮流之險四瀆者天所以節宣其氣人力豈能勝乎真有所見也據都梁志云水落時

舊基皆出廣僅二十丈長不過二里又自其處至浮山尚二百餘里浮山去壽陽四百里不可得而淮舊志所載亦因前史夸誕而述之未可盡信

通鑑陳後生至德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竊怪其在位之久以歲月考之夸呂自梁武帝大同六年庚申立至陳後主至德四年丙午方得四十七年其誤明矣綱目本末皆同以訛相承有誤學者據唐書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乃絕然偏方裔夷親見晉宋齊梁陳隋唐七朝禪代抑豈偶然又不可與十六僭偽同日而語也

嬴秦轉而呂政併六國稱皇帝十三年而社稷為墟典于轉而

牛氏江東乃百餘年蓋始皇不仁晉元帝猶賢乎彼曹操篡漢子孫戕於司馬氏司馬氏骨肉自相屠戮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高齊宇文周亦如之隋文以詐取於周煬帝弑父而篡僅十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

漢末黨事起袁閹築土室而居自燔納飲食潛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因樹為屋絕跡梁碭之間司馬氏篡魏范粲稱疾不出寢於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壽八十四歲終於車中三子全身遠害志趣一同善於避禍者也

商鞅亡至閨下歎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嘆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劉毅為王鎮惡所攻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寔不敢容

異人毅嘆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二人智窮力盡適相似也可發千載一笑

王斗對齊宣王曰王愛民不如尺穀以尺穀為冠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宣王謝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引喻親切其利博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

班固傳司馬相如事揚誠齋辨明詳切非草草讀書者此第以貲為郎謂輸貲而得仕與諸家解不同未知孰是

楊敞為丞相霍光使田延年報敞廢昌邑王事敞驚懼不知所
言其妻謂敞曰猶與孫無決先事誅矣即從之令狐偃賤吉州
齊暎為江西觀察按部偃輕暎後進其妻曰君以白頭走小
生前不抹首屬戎器迎之暎以為恨奏其前過賤嚮州別駕
吁二公俱以婦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步行好事者相合為義買
犢車乘之後代楊敞為相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
步與走卒起居盛唐時仕於朝而無馬者官借之

賈誼生遇明時有天姿有學力年十八為吳公客二十餘文帝
召為博士年少氣銳是以絳灌等毀之及謫長沙召為梁大
博陳政事疏言皆驗漢廷諸臣無能及之時二十五六也其

死也方三十三歲文帝猶思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
觀史臣謂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不能過後世可及之者
諸葛孔明而已未出茅廬三分天下時方二十三歲

後漢魏相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子祿求進行其志也方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相生去而死還於諸
子何有哉

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不書修

唐史

墨智墨允乃伯夷叔齊也

越有君子軍六千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

姑蔑故城即今之龍游縣姑蔑墓在東華山偃王廟後慶元間

為人所發其間古物充牣隨即灰散惟數瓦並不壞水蒲其中又併其埋銘碎而棄之惜哉衢人以其磚為硯韋昭注國語謂姑蔑令之太湖非也

巫山神女廟兩廡碑文皆言神助禹開峽有功是以廟而祀之極詆宋王雲雨之妄余謂與揚州后土韋郎事相似舊壘綠衣年少於傍明道以其褻瀆遂撤去之不特此二事月宮姮娥初無此說誕妄始於淮南子漢人從而傳之唐宋文人又從而詩之歌之史先生數齊佔畢論之詳矣

陸機雲兄弟託身於成都王穎葉石林避暑錄云當危亂之世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謂盧志稱其父祖名機怒亦稱盧之父祖名以報河橋之敗志因譖之父子兄弟皆

誅死余謂此說非也使机當日無此語亦被禍不思機乃亡國人至中原在賈謚二十四友之列及誅謚機亦有功人得以議之倫將篡位機在中書九錫文禪詔亦與焉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晉室多故機不識時昧亂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圖富貴愚矣顧榮戴若思等勸其還吳孫惠勸其讓都督於王粹皆不從機之禍其在此矣故志等得以害之其豪士賦有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適足以自道也哀哉

嵇阮齊名皆博學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已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絕交書如出二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韜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孫而非薄聖人

竟致殺身哀哉籍詩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劉後村云非謂甘為燕雀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以史觀之此是其全身遠害之術而寓之詩其放蕩不檢則甚於康不懼於禍者在勸進表也

晉范堅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當齊市二子宗雲乞沒為官奴贖父命尚書朱暎議天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弛堅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子没入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減廣死刑二子為官奴不為永制堅駁之曰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殺之者所以止殺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許

宗等所乞宥廣之死若有宗比不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今云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頓笑之間尚慎所加况於國典可虧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訴者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思於今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貫
南史崔慰祖得父時假貫文疏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乃皆焚之

姚興遣尚書郎韋宗使於傳檀傳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三家戰爭之事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

宋史載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
字辛弃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
事是誠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一以
孔孟為法斯不失為君子如踈察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
穢名史冊悲夫

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叅議官則金子才有蔣山僧見全喜甚
曰遂全誅矣問其故曰公之姓賊名也公之名賊姓而少一
入合姓名而觀是倒懸李全而無左臂也其說果驗

宋甲戌十一月四日李中書奏有小夫溺於祥曦殿前問其人乃
朱舍人廳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吁此國亡之兆也夷射姑
之事尚致邾莊公之卒况寔事而李公親見乎

庶齋老學叢談中

今之揚州秦為廣陵縣漢為廣陵郡揚州治所或在歷陽或在
壽春或在建康廣陵皆非所統隋開皇初方改為揚州其城
即今寶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渚之都也今揚州城乃後
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
俞生家穿井猶有舡板路學采芹亭後開坑得岸椿梁羅木
教授劉青溪取為器用郡城因葦塞河道平丘阜成街市理
勢然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置

廬江郡志載灤湖事昔有巫媪居縣有老叟曰石龜口出血此
地陷為湖未幾有人以猪血置龜口巫媪見之南走其地遂
陷然東漢永平十九年秋七月灤湖出黃金注灤子小在合
友縣名

肥東南則城陷之說妄矣西南夷邛都縣地陷為湖因名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記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床姥憐而食之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吸殺之令怒殺姥蛇為姥報讎每夜聞風雷之聲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為湖唯姥宅無恙至今猶存巢湖地陷並緣於此

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龍門點額意何如之句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其下不得上上即為龍中州士夫言誠有點額者今三門析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谿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常丹杜詩中又有之龍州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罟島堂為江淮行省都事篤寔向學純古君子也母老不仕以孝廉旌表嘗有音問往來數年前聞島上有墓不知年代包氈如新俗稱康王墳余以史傳考之陳氏篡齊之後以海上一城為康公終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歲春秋集好古君子於墓前澆奠之亦厚德之舉昨用之書至云年來已成故事矣

書籍板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况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且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庵附入楚辭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武歌辭不知祖於何書

吹劍錄謂廣陵散為王陵母丘儉諸葛誕相繼為揚州都督謀
興復魏室皆為晉誅以廣陵為揚州魏之敗散始于此不知
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陵無干涉魏史所言地如
百尺如丘頭如安風津皆非揚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
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是也韓劉審音既失考於其
前俞公著書復承訛於其後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

橫吹聲沉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瀕洞何處吾家

台作胎

台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笑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

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鬢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

風塵

夢逐風車乾坤星火歸來芳煮石煎砂回首處幅衾蒲帳雲

邊獨笑桃花不知為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己未

大元渡江外

外舅制集辜公說

王明清揮麈錄載紹興初刘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回宰

臣以其称職擬除殿中侍御史高廟云且除秘書少監啓其

所以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决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

恐累及無辜紹興三年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

一萬貫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云縱

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得進納或恐亂有刻剝取

媚朝廷侯彭老降一官杖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

杜祁公衍相仁宗為人清儉平生非會客不食羊肉于時朝多

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每柳邊之所請即封還有私謁者上

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為法放翁得子虜濠上書詩云日暮生柴門懷抱方煩紆鈴聲從西來喜得濠州書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漫公游五岳稽首餐灵芝金骨換綠髓欬然松杪飛

靖康建炎間閩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出戰有衆數千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王師敗於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豈略廟盡以金帛散其下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放翁感其事作詩我夢游太華雲開千仞青擘山瀉黃河萬古仰巨靈往者禍亂初氛祲于太寧豈无困雲龍一起奔風霆時事方錯繆三秦盡羶腥山河銷王氣原野失大刑將軍散髮去短劍斷荻卷定知三峯上爛醉今未醒二事頗相類惜姚將軍不得其名後之作史者不知錄耶不耶賴有陸詩傳于世其詳當考之高廟寔錄

姚平仲
放翁作
傳

周平園土堂雜記云草后妃太子宰相麻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滴之屬計金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乾道以後止設

當筆硯退則有旨打造不及賜牌子金一百兩立后升儲則倍其數紹興二十四年王公綸暫權內制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祿其有典誥體潤筆萬緡賜硯尤奇

南軒先生除左司孝宗論以直宿云以此處卿無他要卿夜間來說話先生曰某頃直宿夜對多賜坐一夕上曰朕今日觀書至某處以朕思之其義如此卿以為如何某對曰聖見高明固已精到然向上思量猶有意思因奏其說云云上大嘉每夕必舉數端見問某所對不是好勝只要教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理無窮愈思索愈有意思

宋官制裁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為勅誰敢不從上笑曰汝不信試為降

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收以示嬪御曰凡事必與大臣僉議方為詔勅或有只請御筆進官者上取彩箋書某官某氏特轉某官衆忻謝而退至給俸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於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咸服仁宗之聖斷

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臉等發掘取其宝器又欲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於自己坐而拜起之帶始可解為口中物噴於臉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臉後貨帶於汴識者知為陵寢中物敗露皆杖死

曰君集說

楊起宗說汴京熙春閣歷金國不毀有詩題於上一閣看來盡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連天老蜃千年氣跨海金鵬兩翅風

人說未從塵世外天教不墮劫灰中最怜寂寞熙春字猶帶
斜陽照故宮余謂必通好時使臣經游而題歌次刘景陸來
為憲幕叩之云王嘉甫國賓詩也

三衢志云吳越錢王祖瑩開化縣雲臺北原初錢氏微時有子
為人員擔至此其主人明地里曰水流九曲列岫如屏葬此
子孫當有興者取竹枝標識之翌日令錢子往視之竹已根
遂伐去給其主曰無所謂竹矣潛以其父母骨瘞此今猶有
倒生藤拂墓域樵人以刀斷之膏液如丹

徐偃王事衢新刊郡志不得其寔按徐氏世譜乃王之三十七
世孫元泊公避陽朔之亂徙居江浙隨處建祖廟不独灵山
他處亦有編類不得其人余已致事歸不及訂正矣

張寓軒先生說長平之坑至今猶有白骨沈存中亦云城父縣
乾谿章華臺故基往往得楚靈王戰士之骨慕容垂合陂
之敗積骸如山夏王勃勃殺俘擅人積尸號髑髏臺倭之竹
島曰骷髏山

穎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洒掃應對進退而不
急于道使來者自盡于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
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之力也今
世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于口雖礼樂刑政有所不言而
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

葉水心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凡六經
孔孟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

測識而聖賢之寔猶未著二公之說若合符契皆有所謂
前輩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

王狀元十朋讀禮堂記云為仕者未嘗不讀書能讀而不能行

是猶鳳鳴而鸞翰雖胃中有萬卷身為行秘書謂之不讀書

康節曰李不至於樂不可謂之李又曰李在不止故文中子云

沒身而已即曾子死而後已之說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須以人形已自課

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勇果奮發不能自已

司馬溫公曰某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劉極齋蜀人名宏濟遇誕日必齊沐焚香曰父憂母難之日此

守伊川生日不事飲宴之說

雷龍因說

東萊曰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礼大義反為忿怒所敗不足以

解紛而失和氣豈不甚可惜哉

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緩而言則有條理

而人不厭可以交可以毋交交多濫

元城先生作孫莘老寄老庵記有云惟賢者未嘗不量已而受

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又云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寄則非

我知非我則無所攀恋故無往而不逍遙烏乎寄老於軒冕

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欹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

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南軒先生曰為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處問如何

却要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去豈不有失須反復致思於遲

鉞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已

項平菴曰人生一世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吾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曰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已不得安又曰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已則不枉用功

先儒謂真志苦心之士如飢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豈肯悠悠玩歲月邪又曰日用應酬無非是學但有主則明無主則昏又曰下學而上達其事則不_下吝之事其理則上達之理一進則俱進此三則皆足為學者立懦志開迷塗

陸賈新語云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

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度動作合禮儀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季問欲博而行己欲敦

先儒云詳於法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術者有術中之隱禍

季貴季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生無書不讀啓棘賓商猶作書與誠齋託轉問於周平園先儒為季其勤焉好問乃如此

○晦庵先生云刘元城與刘壮興說某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思東晉時江東分王元氣圻裂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何取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体今或多或少妄為增減佩觿集云點畫之間有閑

造化死一點一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朋友不過數行而已高文大策何嘗用此甚至刊為字本以誤學者牧庵姚公近刊五經文字於寧國路學正採之意深矣

古人每觀人於舉動瞻視之間而知其心事閻伯比謂莫教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鄭伯如晉拜成授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宜不能久也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締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子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孟嘗君謂公孫戍子何足之高志之揚成以象林之事對如此類多姑舉此數事前漢五行志言之尤詳

方蛟峯八字格言富莫大於高道德貴莫大於為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恥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前輩有云讀書生計踈耕田子孫愚二者莫偏廢傳家為永圖此意甚好士以耕讀為上屢見桑田謀富者被誤多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眾勤王潰散而遁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怨嘆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

鉛山葉大有說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溢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張文潛云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得
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三喻入蔡靈侯事及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遇文王發智伯之問以三脚證前凡六段文字比國策尤緻密但結尾於文王何有下說智伯處比國策似乎猶欠五峯假陸賈對皆堯舜三代之事與二者不同議論正大規模宏闊後分九段包括

漢事無遺誠為傑作不可一槩觀

昔嘉定沈宰璞論作文以艱得之以艱出之其文必溢以艱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率

李方叔言人之文章闕達者失之太踈謹嚴者失之太弱

昌黎卷張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牽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東坡范增論說羽戡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正用此法送文暢序結句連下五箇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柳文晉文公問守原議中云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得謀於卿相而獨謀於侍人東萊批說朝與宮卿相與侍人下四

句不合事所謂異樣不俗下承上况當其時不之言議之臣
乎此一句生下句亦應卿相如貫珠

東坡扶蘓論云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句最響
乃用史記吳王濞傳恐上誅之計乃無聊積威信之劇即太
史公積威約之漸句法同而意殊耳

晦菴先生謂歐蘓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
字換却尋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寔說不可架空細巧
大率七八分寔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寔而有條理

俞堪隱云文字且要體面平時習為締綸繪工夫氣象淺促手段
拘攣他日官達凡議論奏疏代言則不能脫此格局矣

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

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
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
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
闔首尾該貫曲折闡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
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絕句云吏部儀曹体不同拾遺

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得到同時却有功示子詩云
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
孰如丁解牛老憊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
微如綫賴有吾兒共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又云得道如良
賈深藏要若虛孤學詩云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已上數
詩皆有益學者且玩味

晦菴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鴉湖倡和尤見旨趣
象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歆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
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晦庵次韻德義風流夙
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
人間有古今

庶齋老學叢談中之二

漢唐盛時文^章革之秀萃于中原其次淮漢其次偏方且如廣陵

建安七子始有陳琳晉五俊始有閔鴻張華見而奇之曰皆

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彝宋有秦觀孫覺孫洙是皆昭昭然人

之耳目者南渡後專尚時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

時而為衰盛談風水者烏能知此唐詩人江南為多今列于

后陶翰許渾儲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頌沈如筠皇甫冉殷邁^潤三

包融何佶戴叔倫^{陸龜蒙}于公異丘為立丹顧况非熊父

子沈傳師誠之父子蘓三羅虬鄴隱章孝標章碣^{孟郊}錢

起沈亞之^湖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頻方干^睦賀德仁吳融

秦系嚴維^越張志和婺吳武陵王貞白信王昌齡劉春虛陳

羽項斯東江鄭谷王穀春張喬杜荀鶴池吉中孚饒劉太真顧

蒙汪遵宣任濤來鵬豫李群玉澧李濤胡曾張皆有詩名

杜工部岳陽樓詩放翁以為妙絕古今余讀暮秋將歸秦留別

湖南親友詩不覺涕之無從况歸秦之願不遂而客死焉如

日長惟鳥雀春暖獨柴荆即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荒庭

垂橘袖石屋盡龍蛇皆禹事於題禹廟切青青竹笋迎舡出

白白江魚入饌來皆養親事於扶侍事切使事如不使事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前輩之說未當殊不知此就句中

對集中此法多如敵約約開東觀君王問長卿風物悲游子登

臨憶侍郎不知雲雨散費短長吟洒落君臣契飛騰戰伐

新餘不具述七言如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戎馬

不如歸馬送千家今有百家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

一羽毛千狀萬態不以一律拘也

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王荆公歌元豐云百

錢可得斗酒許雖非社日常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

樂無所苦元豐酒價比天寶僅三之一其樂如此何如

武元衡相憲宗工五言詩夏夜嘗有吟云坐久喧暫息池臺惟

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

杜牧官于金陵寄揚州韓紳判官詩青山隱水迢秋盡江

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草未凋今作

草木凋不見江南草木經寒之意教吹簫作不吹簫金陵志

謂此詩說金陵二十四航也揚州二十四橋之名脩載夢溪

筆談教字見寄揚州之意

郭汾陽功名富貴炫耀史冊及觀趙嘏經汾陽旧宅詩門前不改旧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前日之赫已寂已矣

韓致光以文章際遇昭宗君臣相得欲大用之值朱温將篡非独力能支去位而已不然徒死無益觀致光過湖湘食櫻桃詩令人愴然時節雖同氣候殊未知曾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笋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蟻珠金鑿歲已長宣賜悲淚看天憶帝都意與少陵同尤悽惋黃竹外有讀韓偓傳詩堂陞中間飛戰塵君臣相顧淚沾中百年富貴輸前輩一旦艱危属老臣自古舟中為敵國後今

君側已無人酬恩報主他生事偷向蠻夷老此身

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著似質却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又曰詩者紀一時之寔只要據眼前寔說古詩皆是道當時寔事今人做詩多愛裝造言語只要關好却不思一語不寔便是欺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為延陵令爽詰之抱了無故情爽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

未詎央

南史卞彬傳

羅鄴望仙詩千金壘上望三山雲鶴無踪羽衛還若說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間可為服食偽學者之戒

張橋軒與元遺山為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為逼人此為子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惡得為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樹為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為死垂為婦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精采百倍

楊慈湖道學先生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痴作詩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閨睢恐不知李杜讀書卷讀豈不知閨睢之義好議論而失言矣

靜修文集讀史詩云紀錄終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口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殊非確論修文自有定例謂

如其人功十而過一本傳不書其過十功豈不能贖一過其過必於他傳見之其人過十而功一傳必書其功謂其人豈無一善可書或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必於他傳見之其例甚多未易縷陳余編諸儒史說條見之又詠曾點云獨向舞雲風下未坐忘門外發生苔婦時過著顏家巷說與城南花正開此尤非也坐忘乃莊子之說借孔顏之名以形容道妙非孔門寔事以此求顏子則誤矣未可以私意立說輕於訾毀聖賢况顏子與人僅隔一壁城南之花豈足動其心語意大欠治擇近臨江前輩著古史詩鑒論之允詳

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跛傷一休婁師德日眇三分李雁門有海青馬生肺詩頗工金符飛上渥法龍鞭影輕

搏六翻風耳竅風聲聞鬪蟻眼花雲影疾驚鴻未容駭骨速
東老已得英名冀北空一縷紅塵江漢捷天庾不為荔支紅
催薦中厨語未闌控拳豪客簇雕盤翠翻雲葉并刁亂冰透
霜花楚玉寒一吮味甘牙齒滑十分香徹鼻頭酸夢魂不到
鱸魚鱸醉眼江湖特地寬驚呼乳益意慙慙便覺餘香鼻觀
通露滴冰盤藍玉軟風生霜刃碧囊空癖娃驚濺羅衣綠酒
客潛消醉臉紅若使昔人知此味羊頭爛煮不成功

左丞崔公仲文斌弘州人資兼文武重道崇儒統兵平湖湘時
潭師李肯齋帝城將破舉家自刑繼之以大忠義大節天下
咸知公以詩予云憶昔司空抚御牀祖龍未死國先亡

致使南州搃戰塲湘水一川骸骨滿肯齋千古

姓名香我來不見先生面相對西風醉一觴李西山使交趾
道繇長沙亦甲云天地由來有廢具義死兩大一身輕封鍾
社稷若不死婦女須眉安用生紐解三綱重接續灰寒萬劫
独光明便當配食三閭庙啟迪民彝見太平

廬陵胡貫齋挽文山二詩裂指秋風感別離乾坤人物大奇奇
生為孝子忠臣初死結皇天后土知萬折江流魚復石千年
人立首陽碑一門史氏春秋筆愁絕湖光入畫時金骨神仙
玉色人千霜萬雪見吾真聖吳尽節心弥壽天地為棺道不
貧河漢橫流豪傑淚風霆大吼鬼神噴先生出沒騎箕尾長
見綱常四大身

太常徐威卿贈文山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

若漢皇封齒日忠如蜀相斫頭時乾坤德澤華夷見山斗威
名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賦新詩

張寓軒相公少年與孫德謙於東平嚴候府從元遺山讀書其
婦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二字為韻孫得詩惜山
一帶傷心碧羨煞孫郎馬首東公得詩汝伯年七髮如漆看
渠着脚與雲平孫竟不承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去閱
四十年公簽汴省分治揚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詩歸之
公喜甚命余紀其事或者謂德謙有煞孫郎語不祥如此則
詩果有識乎

金朝學士趙秉文奉使西夏中途聞夏主殂而回楊尚書之美
以詩戲之云中朝人物謫仙才金節煌煌使夏臺得句逢人

唾珠玉揮毫落紙散瓊瑰一封書貸揚州牧半夜碑轟荐福
雷窮達書生畧相似滿頭風雪却回來

安西府謔議寓菴李顯卿庭咸陽懷古詩連雞勢盡霸圖新兀
兀宮牆壓渭濱指鹿只能欺二世沐猴那解定三秦倚天樓
觀餘焦土落日河山幾戰塵今古悠悠同一轍不須作賦甲
前人語意格律俱妙有唐體

楊誠齋昇平不在簫韻裏只在諸村打稻聲即東坡吾君勤儉
倡優拙自是豐年歌笑声

虎丘二詩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闈玉佩乍辭文石
陛錦衣重到武丘山仙飈時傍潺湲起珍羽多從杳靄間官
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憶舊是偷閒昔見虎眈眈今為佛子岩

雲寒不出寺，劍淨未離潭。幽步蘿垂徑，寒泉雪閉菴。吳都十萬戶，煙瓦亘東南。七言丁謂，五言范文正，公皆有石刻。不惟二詩自有高下，然人品志趣皆見之矣。

王荆公後，織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可謂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買和雇，不恤之政，民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舒之心，盡見於此。

題浯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為張文潛作，實少游筆也。時被責憂，畏又持喪，乃托名文潛以名書耳。

陸放翁次韻李季章參政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綠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贈伯長主簿詩云：學詩

大略似參禪，且下工夫二十年。君要親嘗獅子乳，法須盡吐野狐涎。幾人錯會先師話，吾輩元齊古佛肩。天遣放翁窮不死，茶山袋未曾傳觀。此詩豈易言哉。

追懷曾公詩云：律令合時方，帖受工夫深。虜却平夷老君洞，石刻記唐明皇遇老君於此。公詩云：太清宮瀾俱煨

炆，豈亦南來避賊鋒。題傳神白髮蕭，雖憊矣時未或將渡。遼師李英公平遼東時年八十餘

公集載：獨孤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劒，一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已死。感涕賦詩云：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西漢間，寶劍憑誰占。斗氣名駒竟失養，天闌又有懷景畧。詩：暗鳴意氣千人廢，嫺雅文流一座傾。韜略豈勞平大

敵文章自足主齊盟其人可知惜不成名于世

公集載城南陳翁以賣花為業得錢悉供酒家不能獨飲逢人輒強與共醉一日過其門訪之敗屋一尙妻子飢寒此翁已大醉矣殆隱者也為賦詩一首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為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盡中米常空賣花得錢付酒家取酒時還賣花春已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典語不能答但見醉髮覆面白鬚髻

公示子聿絕句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堪嘆一稟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

孝宗命洪邁編唐人絕句總萬賜黃金百兩事見本集劉朔齋

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想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送金百兩當日恰才如此

理宗聖學高明尤工於文周漢國公主薨誌銘詔揚平舟撰挽詩以劉後村為第一孝謹親顏悅溫恭婦德修鵲橋方紀節鸞扇忽驚秋魯筆玉姬卒湘絃帝子愁願言寬聖抱已豆葉宮游賜館思通內妃瑩詔卜隣來應自仙佛去尚恋君親望送龍緇濕封崇鶴表新不能秉彤管羞愧作詞臣

何探花夢桂留中齋知舉日及第留婦贈以詩昆明灰劫化塵

錙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度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底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留

得裏遺尸

中丞容齋徐公人物魁岸襟度寬洪文學吏才筆不停思題萊
州海神庙云龍宮高拱六鰲頭一合乾坤日夜浮貝殿走珠
蛟構室戟門烘霧蜃噴樓中原有顧真孤島外域東漸更九
州咫尺琛航倭滅近好將風浪戒陽侯通之狼山僧舍有墨
蓮公肆筆成長篇尤工緻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雪樓程公
校官胡石塘唱和無虛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左丞崔公仲文題金山詩浩浩長江天際來中流砥柱獨崔嵬
風搖萬壑秋聲動潮捲千堆雪浪迴山勢參差現靈鷲海波
遠闊隔蓬萊夕陽不盡登臨意倒瀉滄溟入酒杯

宣慰耶律柳溪詠剪子詩体出并州性自剛篋中依約冷光芒
雙環對曲蜂腰細疊刃齊開燕尾張慣愛分花沾雨露偏憎

裁錦破鴛鴦可憐戍婦寒窓下一剪邊衣一斷腸

平陽士友周煮昔侍親棟仕於淮年少工文年二十餘請浙漕
學寓楊旅邸一日諸公以詩言易衆未知周之才周亦鄙衆
之作因次韻而衆咸敬之循環一理到于今根本崇陽在抑
陰始謹初文防躄躅同人大義孰知音欬扶鰲極綱常事先
識羲皇造化心奧學直須闕世教凭欄對雨自清吟理義精
到寓意尤深濶兵革中不得其死哀哉

劉太保三真子忘行歲有命煙水無涯嗟去鴈羨婦雅半生身
累影一事鬢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家 壺中日月洞裏
煙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各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
睡一甌茶

李屏山樂府幾番冷笑三閭筭來枉向江心墮紅光混俗隨機
連變有何不可清濁從他醒由已分明識破待用一時即進
念時便退雖無福亦無禍 你試回頭覷我怕不待崢嶸則
本功名半紙風波千丈圖箇甚麼雲棧楊鞭海濤搖棹爭如
閑坐但尊中有酒心頭無事葫蘆提過

曹東叟赴省陸行良若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京
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厮趕上五六十里

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恁特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
兒裏更選个弓樣鞋夜間伴你

鞋下有
兒字

王澡落梅詞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恁
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裏一點點有人

惜蕭泰來梅詞千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
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没春風情性如何共
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辭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
全集蕭臨江入有大山集

陳藏一雪詞譏賈秋壑没巴没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

都教

高低并小大平白教都一例鼓弄滕神招邀巽二都一恁張威

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搵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
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
日萬事隨流水東望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甄龍友題赤壁蛾眉仙客四海文章伯來向東坡游戲人間世
著不得 去國誰愛惜在天何處覓但見尊前人唱前赤壁

後赤壁

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

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

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聲新鴈黃雲紅葉青山

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陵臺下淡煙衰草黃沙

庶齊老學叢談下

四六文字變於後宋南渡前只是以文叙事不用故事堆垛末

年尚全句前輩謂賦體也或無裁製塞滯不通且冗長使人

厭觀作者用之方為得體如程學士均寧宗遺表云雖不明

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已之愆

人以為盡就一寧宗傳伯壽行晦庵先生辭次對朕名制前

受之是今受之非詎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其然

少云字云云 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

門之學馬碧梧賀江右心除湖南帥帝咨四岳公領三湘壯

猷先啓於戎行方叔莅止美化旁行乎南國周公主之楚水

無波衡雲早霽云云 鉄鉞下青冥爾居莫如南土衮衣立

晉漢用我者其爲東周洪暘若賀碧梧除同簽以子寧武圖
功方切憂民之務亦惟舊人共政豈容逃野之遺云云填海
之志難捨出山之泉易濁過武老矣愧不如人樂正子強
乎喜聞與政

呂正獻公爲侍從聞濂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識力薦於朝自
常調除轉運判官先生以啓謝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
賢無一日之雅當時風俗澆可知見馬碧梧薦文山文山謝
云大人格心正君而國自定宰相有體薦賢而人不知
文山曾遭某人彈章後爲交代某官通啓云率爾而言聊責春
秋之備所過者化何傷日月之明文山回云人生何處不相
逢豈宜著意世事轉頭皆是夢便可忘言

前輩謂科舉之法雖創於唐然是時考真卷有才學者士大夫
猶得以姓名薦之有司有司猶得以公論取之如吳武陵以
阿房宮賦薦杜牧必欲竄首選是也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
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進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雖歐
公欲黜劉幾坡公欲取李廌不可得矣士捨科舉之外它無
進取之門苟有毫隙可乘則營回以趨之冒法以爲之明知
其罪不暇顧矣

金國議以時務策試諸生與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與詩賦
勞佚不同奇繁稱進士詔耶律公定其事公謂進士之科
興于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時雜以箴銘
賦頌臨時不一逮至文宗始專用賦既進士初設止試以策

今女有諸生以策試進士於理爲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進士科自此始

理宗淳祐七年殿試上訝士人入遲左右言尚書鄭堂潯律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入者皆免遂爲例不搜開濟南名士楊叔能入試院見搜搜挾曰待士之禮不如此遂不試而出

劉元城先生云詩賦經術皆是朝廷取人科目使如三代兩漢晉魏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入殿試用詩賦策問罔無優劣人以得失爲重豈敢極言時政關失自取黜落朝廷設科無有難易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亦來試亦有得失或使盡治五經十二史人亦來試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才及仕官方可別

君子小人

馬碧梧知貢舉日有事宜狀論科舉文字之弊末云國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猶有乏才之嗟下之人猶有遺才之

嘆

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長不能究其終身之抱負有司一時之見又不能罄士之底蘊於是新進小生有以詞藝偶合而獲選醇儒碩學有以意見稍拂而見遺豈不重可惜哉祖宗時常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得以舉首而遜其友宋郊得以第一而與其兄又如孫復蘇洵雷簡夫姚嗣宗之徒何嘗盡以科目進乎先帝嘗采士論命山林逸士以初品官而使之分教矣臣願續此意而充廣之是又於尋常尺度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也

碧梧少年高科而有此論可謂盛得百世之下使人景慕

宋仁宗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
通知好六符知貢舉即以兩朝永通知好為賦題于特舉場
只以時事為題此意最好可以覘人之才如施宜生至金國
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呂申公試卷對春秋論語默義各
十條多者無百字少者才五字偶不記即云未審可見古人
有實春秋五通論語四通雖不通者多亦不點落自王荆公
熙寧变法科舉之文始日弊矣

孝宗乾道中用王鉅為起居舍人又兼權中書舍人鉅字嘉叟
初察孫也辭以臣無科第上曰眼前中科第者皆不及卿然
科第者假此入仕耳其高才碩學皆及後讀書之功
裴晉公貞元中作鑿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

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白樂天一舉及第時年二十七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
中敢少年省試賦性習相近遠破云下有入上達君威德以
最

慎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大奇之

李慶孫有文名所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慶孫時翰

林學士宋白亦以文名慶孫嘗謁白弗為禮曰翰長所以得
名者仙掌賦耳以某觀之殊未為佳白愕然問其故曰公賦
云旅為宵征訝控弦於碧漢行人早起疑指路於雲間此乃
拳頭賦也白曰君欲何云某一聯云賴是孤標欲摩挲於霄
漢如其對時應撫笑於人寰白遂重之

唐以賦取士韻數平仄元無武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以

韻有四韻者冀羨賦以呈瑞聖朝為韻舞馬賦奏之天庭為韻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等賦有七韻八韻者其韻有三平五仄者有五平三仄者有六平二仄者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方定

孝宗朝麻城縣鄭顯文遺男之翰經御史臺論吳曾所著漫錄事涉謗訛臣僚奏吳曾不合以此等言語邛行然鄭之翰告訐不可長上曰告訐之風豈可長令併行遺吳曾鄭顯文可各降兩官之翰送興國軍聽讀臣僚又言切以告訐之惡古今之所共疾而不赦者也陛下懲風俗之不美至於下明詔丁寧戒飭害風俗之大者豈復有過於訐者乎為士至此其人可知倘不深誅無以戒後所有龔黃臣未敢書行上曰

繳得極是有旨鄭某已降兩官仍罷新任之翰送汀州編管後京相仲遠愛其書遂板行于世

高宗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百工技藝精巧皆聚其間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沽賣頗侵戶部課額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沽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負數日增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戒樂工數百人

紹興二十七年除民間耕牛之稅

孝宗至明遠樓下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

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奏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
丈餘用絹褶投進上曰滕瑞不脩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南軒先生赴靜江至羊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於庭下食畢
先生呼吏見客曰已留名刺去矣曰吾無語尔輒遣之速請
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鄙陋舉止周章先生歷問其讀
何書各勉以學而退字文正甫曰此輩便不請見亦何害先
生曰吾親却不知某意荒涼小市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彼
以儒名於一市見一官負不得將擲掄於市人矣誘而進之
亦勸之之道

先生赴江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止二人
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無親僕先生曰到官所何患無人若

帶親僕稍防閑不謹便生事端

馬方山

天驥

龍游人家貧好學行供衢庠宿齋課業學鄰郡之

射圃一日有箭射于齋中石榴樹上馬曰吾甲子石榴木今
秋必發薦衆晒之是年果預計備一舉及第御試第二名仕
至宰執司造化者示其兆矣

馬裕齋帥越日春闈武主將張某統軍下教場福王令諸僕被
甲擄去責其不下馬懸於王門撻之流血公於是夜託辭請
諸僕解紛至則皆刺配之事訖具奏理宗下詔撫諭福王移
食嘉興馬某別加旌表詔旨責王尤峻末云在弟則封雖是
聖人之德齊家以治將期天下之平此與魏絳戮揚千僕相
類晉侯欲殺絳絳有辭幸免理宗賢於晉君遠矣

昔在宋時建制闡于揚事大體重既兼州事又以調度浩繁仍
兼鹽司財計可以那融倉場庫務尤多倉有常平屯田椿管
大軍平糴交受趙節齋又建有萬倉庫有軍激資激費錢物分
制司帥司有犒費公使者四又有受給排辦從物等庫酒庫
有都造公使整暇集思酒舊名雲液坡詩揚州雲液却如酥
後名瓊花露場有都木造舡製造備禦柴場十椿積柴場二
販賣柴場二炭場二馬草場二都作院麴院貢院糯米場豬
場鹽倉醬場便民解庫惠民藥局

揚州寶祐城賈秋壑開闢日築不仰科降於諸色科名錢那辦
申省狀云計厥費為楮一千三百餘萬米九萬五千餘石錢
穀之問不及廟堂皆某連年銖粒樽節迄濟斯用又云照得

此城高深廣袤無異一郡舊名堡城不當用旣廢之名今名
寶祐城是役也用軍三萬人日羹飯三頓支擔索罪屨等錢
番更將士民不知役五日小犒十日中犒一月大犒有虛令
者以軍法從事重則處死賞罰信必無敢譴議始於二年七
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

公有江陵易聞兩淮方三十歲有饒以詞者後云握虎符持
玉節佩金魚三十正當方面此事世間無寄語東淮父老奪
我詩書元帥於汝柳安乎早早歸廊廟天下盡懽娛亦當時
之豪傑也隨行銀數十萬兩黃金數萬兩皆其所蓄公淮廵
警犒費過半如城海州城通州城寶應朝廷科降不足皆指
助之惜乎拜相之後恃功固位怙寵專權度宗待以師相言

聽計從凡勲名相軋者皆忌害之子孫至於流離焉貧不能防滿不知歸老以致亡國殺身然而

天命有歸宋祚常盡抑非人力所能及也

邱習隱開閘澧上未半載一夕二鼓後喚直宿都吏劉某曰市河淤塞今欲疏鑿其長幾何令用幾人幾工劉曰長二十千丈用二千人倒壩去水二十日可畢合用器具於附城莊農科借公曰如此則又擾民令都作院造楨一千副都木場撥木縛脚道二千人日支食錢五日一犒半月畢工民不知也公寓居常熟制閘接入至官屬將吏各持榜書名以次參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爾來揚州軍民數十萬家柴甚艱得我蒞任後如一日關柴便斫了爾頭其人聞之股慄到任官

為籍定舡各與牌號某日賣畢去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刻不違到日於某官廳呈樣每束幾斤每貫合買幾束每舡插標示之人自釋買

東淮飛蝗公令驅逐過江或曰朝廷恐有言語公曰無慮是日西北風大作蝗皆入江矣邦人至今神之

公一日升廳例是五更初然燭焚香署事公令取披兼排香案對天默禱禮畢復生署事少頃問諸吏曰爾曹謂通禱何事吏曰不曉鈞意公曰臘月尚無聖麥苗不長適祈聖也未午雲騰而微雨薄暮而聖入夜大作二鼓數寸矣三鼓銀牌批瑞聖應時祈求感應州治上宿官屬將吏兵卒等第支犒一次不下數萬貫

公大學出身治書義號鉄脚鷄決事判筆如飛有蕭某者吉州老儒曾攝邑簿二子儒業行素稍厚晚納一婦艱而黠一日携其貲同姦夫逃去隨獲之公已斷罪遣離蕭簿復令二子陳詞乞留其婦公判云甌已破矣視之何益阿范之所為如此蕭某不得以為妻士俊兄弟得以為母乎恐是此狀出於蕭某之意遣其子有請果爾真是日莫途遠倒行而逆施者矣蕭某非愛其身士俊兄弟非愛其父門示門示者具衆狀各書鈎判揭之府門陳詞者就觀之此乃通例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壻二婦常不和琳死有詞互訴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張因阿顧為之不平久矣一朝琳死阿張未必不晴以為喜也昨張煥有詞官司已為阿張作主今阿

張復有詞不恤其子壻是不恤其夫也王琳固有不足恤者矣不思家業何人做來當以此為念與阿顧子毋及壻和同過活則鄉里以阿張為曉事今互相攻擊迭興詞訟王琳由未及冷何忍為之各合究斷姑且從恕仰遵照使府所行如再有詞各坐以不孝不義之罪籍沒家產門示

資

里人周竹坡守產閑居頗涉獵方冊為佃客告其私酒僉廳照條擬罪公判云私醞有禁不沽賣者其罪輕然告主之罪大此風不可長周某杖八十贖銅佃者杖一百聞者快之

制閩每歲端午重九會諸武將小校惟射賣以錢物貼寫於侯的綴以銀碗隨所中給之各分軍隊不一而止大將擊丸賞格數等不等第一籌銀鞍馬百兩銀盆紵絲十酒五碩生下

錢三千貫西城都統孫鷹武衆中屢得魁不得過後止中第
三箐公履牌判云孫都統得箐雖後得魁最多且馬上換馬
馳驟過人直軍將師表也可特照頭箐支送然後入筵宴罷
鼓吹妓樂送九日但不射柳

可齋李公開闢日士人吳南金假館於人戀妓周惜及歸行囊
杌然周亦厭之吳悔之將別傲於其家令僕碎其器具吳抽
周有傷款于官吳供狀甚文公喜之僉廳議罪其僕吳罰贖
公花判云娼館富情斯游未免訟庭交惡有識所羞吳某以
新豐逆旅之餘為樊川街吏之報傍人騎馬月束幾何命侶
驂鸞風流如許但棊子雲之載酒不元亮之無錢兩年魚
水之懽迷於曾局一旦蚌鶴之際做此出場既乏孔方兄之

交是且沙吒利之屬何事風儀兩僂頓令玉柱花羅靴已破
矣奈何鏡欲圓而莫得鮑其知歿者豈止於斯奈亦少思哉
不思甚矣切詳僉議不審事情止以主人之失罪僕何辜豈
以營妓之詞宜士於罰一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巫思梓里
之歸休作桃源之夢周惜責狀附案勿相徃來如復延納登
門定行重罰

夏左丞淳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圃搗滾得廢寺基石碣
存焉知為徐君墓季札挂劍處遂於州城創寺名崇陽立其
古碣為兩淮證議一日出至市橋有老姬攔馬陳詞視之大
駭姬有夫與公同姓名為金山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
是也俾之隨馬至家公令子孫憊傷成出引此姬認之即拜

謝曰老婦誤聽早間衙馬已知不是欲收狀不能甘伏罪公
憐其情而厚贈之秋整聞之裂謂公曰此媪幸遇謫議而得
錢物此厚德也公為小校時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
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夸美必置魚肉皆出強為歸則老小
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用心也

葉西澗寧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晨香聞外喧闐出視乃其
子推一漁者曰直闌買魚幾日不與錢今索之見怒既碎我
巾又加痛挫公曰取錢還又取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
警坐於廳上不語子拜請罪不視進膳不食媿屬冠帔皆出
羅拜且告不荅日昃未飯遠近親鄰聚告俾甘罪結狀公乃
言我貧士出身草鞋腿繡自肩兩緞書箱往臨安赴試受幾

許艱苦入太學忝科名至于今日君親之恩未能報爾等生

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却凌虐細民鄉里謂我何必庭訓之

庭訓者
行杖也

衆又告免俾責狀云如或再犯仍甘聞奏追毀官誥

公訓子之道嚴矣哉

厲竹溪說

郎某臨安人知東陽縣有婦人同夫來告某人富家兒欲強奸
不從咬傷乳頭進至云即無此事吏欲窺問公令取炊餅三
个使各人齧而莫斷對其齒痕乃其夫即杖之人服其明決
徐徑取衢州人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節學者起
敬其甘澹泊事親孝誠足以法但僻而好異似乎素隱行怪
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異番士齋德勝著太極辨不
遠數百里訪而投之近年吉士李起宗書作與劉晉溪論其

學術文字之失不知為士者好辨邪抑豪傑之士眼空四海
妄言之際有不暇細思適足以召之邪亦為學者各有所主
邪然齊李二書中極有好議論

唐宋事體相似節鎮府州各有科名錢物可以調用軍民積欠
官債至數十百萬緡得以蠲放四閩節臣其權尤重吏貪月
給豐腴正俸外有添支歲時有借請名借而實與或過朝闈
盛事有特支節臘有酒肉柴炭皆是通例大略一月之俸可
比三月之請舉家溫飽自無妄取或犯贓污輕則杖罪罷役
重則黜籍子孫世守其業有讀書登第而顯宦者

理宗書戚畹某人除新安郡守馬碧梧時為中書舍人不書行
上遣左右宣諭云新安待次四年非見闕比且與書行決不

令其赴上朕不誤卿

陳丞相應求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沓至公設會置五百貫于
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
獨一後生者對云千里遠來公使盡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
有公使錢庫供太守支用

劉介軒甄衢州人正夫之後性知易號滿朝權門生故吏宦于
四方者多好發書薦士趙節齋為平江發運公為幕僚春谷
方穉齒抱之膝上教以句讀度宗在位公八旬日赴經筵隆
寒感疾歸春谷守衢謁之不能見未幾易箚公乃衫帽襪烏
而哭之賻贈良厚當時士大夫之禮如此

衡學者宿言留中齋所生寵獲也其父暮坐於庭其獲過於前

兩日燦然如金光，射人問為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附後為尚書。是豈偶然哉，或者謂乃蝦蟆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楊戩乃蝦蟆精，亦非常人。

劉庭式不絕替女之婚而娶之，東坡詩之事略紀之。至今為美談。后山談叢載華陰呂君舉進士，定妻孀亦失明，中第而歸女家，以疾辭，呂不許，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惜事略不紀，非後山則世無聞焉。

趙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贖其行，隨以貧^家而告乏，復贖之。亦然，陳乃遣人齎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寔顯。陳之子後因人命事繫

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宦于朝，可以為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閭人不為通。翁俟朝馬回，揖于前^馬，公命之入，即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出，叩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書院，經旬餘不答。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兩閱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僕至，繼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衛士，至今言之。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褶袖中，煇然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擲掄之，故觸瓶，污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為浙東帥。本縣夏綱，絲綿至剡，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

輕則黜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
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
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生得今後休欺凌窮秀
才送一个貫壓驚放之

方干造王大方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跪如今人之禮非稽顙

朱某者以劄千秋整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

薛居正宅在汴昭德坊居正父仁謙仕周為太子賓客致仕初

仁謙隨唐莊宗入汴其宅為李賓所據仁謙復得之為久賓

藏金帛於宅後仁謙命其屬出盡所藏方遷入

楚昭輔以疾致仕太宗臨問訝其宅湫隘命廣之昭輔奏恐侵

鄰地帝嘉之賜銀萬兩令別市大第昭輔卒不易

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宣徽角觝士過內宴必先

習於其中一日主道齋誦黃庭聞外喧甚遣童視之曰白衆

常侍習角觝鉉笑曰此諸同僚難與接懽也蓋鉉與角觝士

皆稱常侍可發一笑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

得非售宅虧價而至是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阡可償爾

矣其人堅辭不受左右輦付之

沈存中博學無所不通晦菴亦嘗稱之觀其明天文律曆音樂

醫藥之類誠足多尚然說置閏之法為異謂見於經者惟堯

典太古以前未知如何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

主此月之政或時雖已春猶是冬氣或歲猶未盡已得新春

莫若用十二氣為一年立春之日為孟春之一日餘集此大

茶
畫三十一日小畫三十日歲歲齋畫永無閏餘文多不盡述
且謂此論必見怒當世千載之後必有用予說者

揚城之西有園西城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

御按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柳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內
則名醞桃諸梅諸諸即直也又曰濫即乾榛也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天矯如龍人謂

梅龍意茲人取其實為米炊飯香美唐安所出尤奇

菓菜有大巢小巢大巢即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箱畦中東坡

所賦元脩菜是也吳中名漂搖草一名野蚕豆但人不知取

食耳放翁詩曰此行忽似暮津路自候風爐煮小巢

放翁與村鄰聚飲詩蟹供牢九羹魚煮膾殘香自注聞人懋德

言餅賦中所謂牢九今包子也又有食野味包子詩疊双初

中鵠牢九已登盤或謂牢九者牢九也即蒸餅宋諱九字去

一點相承已久未知孰是

士大夫詩詞用招隱事如使之休官歸隱者與出處不合朱文

公注此篇視漢^諸作最為高古亦托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中

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故結句云生孫歸來山中苟不可

以又留如放翁詩云諸公共賦反招隱方是

昔日僧道雲游至於寺觀有六驗方留一度牒二公據二戒牒

四免丁由五帳尾六假狀

東坡響篋缺杖長七尺重三十兩四十五節嵇康造

見耶律双漢六集

王子猷謂竹為此君白樂天謂酒為此君

丁晉公有圖書曰化鶴之裔時人稱為鶴相

前輩謂酒用於饋祀宴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做彝酒則周誥所戒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士有傾囊酣飲於買書則吝而不肯惜哉

黃白之術初大茅君因丹陽歲歉人多餓死取丹頭點銀成金化鉄成銀以救飢者故後人煨粉點銅名曰丹陽以死砒點銅名曰點爺或名隔憲取毋或名玉女翻身如漢王陽妻敬唐成弼宋王捷為之以助國用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如龜毛兔角為之致禍者十常八九如韓魏公明道東坡得之而不為陳公亮為之即病疽而死或為之以成緣事不私用一錢如克文禪師顏持約是也或遇仙授而亦不為

白雲

如夷堅志載陽大明野語載許公言是也春渚紀聞第十卷皆談此事凡十餘條無非勸戒近代雲間儲君泳著祛疑說尤詳備謂學之者多致敗家皆仁人之心也余謂彼有此術自能致富惟恐人豈知肯向人說故能者不說說者不能神仙傳授必擇可付之人不待其求不要其謝自眩其能乃是騙術欲學之者已懷欺詐此鬼神之所不容可謂學道之士乎黃竹外文集載陳珪左適今江湖間此輩甚多謂之奕客近觀中州為政九要謂人自取貧者有十一要貧學燒銀其言簡而切因書之以為將來規利李偽者之戒

席備註 京師咸推重之歟漢圖會同賦諸公緝賈列薦除

翰林編修沒職游二年其父寄以詩云九十翁翁七十兒
時那可兩分離客鄉已是三年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鴈北
飛頻送日夕陽西下幾頻單眉何如早早成歸計莫倚山榴開
蒲枝即告歸侍馬



嘉慶庚午仲冬用五硯樓所儲樵李
曹氏舊鈔藏本校一過似此較勝
然曹本亦有一二可取處以朱筆注
于上方云

凡行間朱筆
所校係舊有

汝復云